

亦且可以奠定戰後財政之基礎，造福於將來匪淺鮮也。

三 結論

至於推銷戰時公債，作者已有「戰時公債與我國財政前途」一篇（載財政評論第五卷第一期），本文不擬多加申論。惟有二點當加以補充者：第一，勸募戰時公債，雖以自由認購為原則，但對於有錢而不肯出錢者，多少當採取強迫性質，方能貫徹有錢出錢之原則，而收大量推銷公債之效。第二，乘此觀點，對於公司公積金，應規定必須以百分之幾，認購公債；對於自然人或法人過分利得，凡其純益超過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以上者，（因純益超

過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即認為過分利得；今再加一倍，故為百分之四十，）應強迫以其超過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以上部份認購公債。如此方可貫徹有錢出錢之原則，而公債方可大量推銷。

總而言之，戰時財政欲期持久，第一當努力增加稅收，第二當積極推銷公債。我國目前抗戰已入第四年度，此二點關係尤大，故特鄭重提出，望全國上下注意及之。

（註一）參閱拙作「戰時財政籌款方法之比較」（中國經濟學社年會論文，載東方雜誌第三十七卷第十一號）

（註二）參閱拙作「戰時租稅亟應改進芻議」（載訓練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中日戰爭與精神總動員

張白衣

一 現階段的中日戰爭

中國在既成政治軍事經濟形態下，對日抗戰已繼續了三年半的長期，事實上已與第一次歐洲大戰時期的水準相接近，這不可不謂中國歷史空前的壯舉。在這個事實上，我們可以預測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國，其理由（一）日本原為速戰速決戰策，但被中國長期抗戰而變為所謂長期應戰策，此種戰策的決定權既操在我國手中，可以證明日本的長期應戰完全是消極的。（二）近代戰爭已演進至所謂國家總力戰，構成國家總力戰的主要因素有四：一為兵力資源，二為軍需資源，三為軍需技術資源，四為對外支付資源（即國際購買力）。抗戰三年來，日本兵力資源已消耗殆盡，軍需資源原頗缺乏，三年來依賴外國供給，最近因歐洲戰爭與日美關係惡化，有斷絕供給之虞；軍需技術資源不能自給，平時亦賴海外供給，但現因於上述理由而亦有斷絕供給的可能；至於對外支付資源，原為對海外購買軍需物資的所謂國際購買力，但此種購買力既漸趨萎縮，而國際形勢演進至現階段，日本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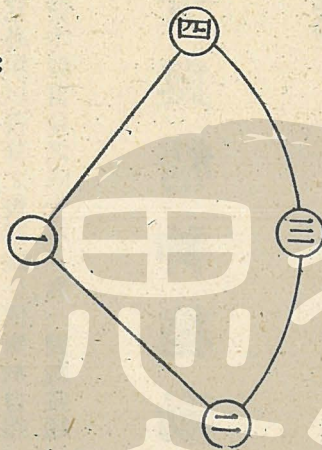
有此種購買力，亦無獲得海外軍需物資供給的可能。（關於上述諸點，將在後面詳述。）相反，中國兵力資源有增無減，蓋由於傭兵制改為徵兵制的結果，軍需資源生產比平時增加，且作為充實國際購買力手段之一，蓋中國儲藏豐富，平時未曾開發，經此次戰爭後，大量開發與製煉，軍需技術資源雖仍不足，但比平時已增，故已有小規模軍需工廠建立，對外支付資源，則因國際借款之獲得，華僑資金的動員，前述輸出資源生產之增多，以及黃金生產之倍加，政府及民間在外金銀大量的保有，與日本比較實有天壤之別。由此基本點來推測日本失敗，乃為當然的結論。

或有人謂，中國半國淪陷，不但勝利之把握毫無，且情形將每况愈下。此種說法，乃為淺見之談。當拿破崙長途進軍至莫斯科前，無人不認為俄國將必失敗，但事實適得其反，拿破崙軍隊終至一敗塗地。蓋戰場面積愈廣，配備之兵力必愈多，而日本有限之兵力，決無此種力量。例如抗戰三年半，日本始終不能將東北四省所駐三十萬軍隊移動。或有人謂，戰場面積如擴至全中國，豈非全中國已被征服，此種說法，乃似是而非，蓋日本決無此巨大兵力

118992
佔領全中國，日本之進軍，必有界限，正因此種界限的決不能擴至全中國，故已決定其失敗之命運。抗戰三年半日本軍隊所佔領之地域，實有一限界存在，此限界至今尚未衝破，故已成爲日軍之死線。

筆者雖非軍事專家，但以最常識的軍事學見地，在中日戰爭前的一九三六年曾著有「國防與軍需工業」一書（汗血書店出版）在中國軍需工業建設方案章中，曾有如下建議：

「在計劃建設中國軍需工廠之先，吾人必須明瞭軍事地理的形勢，才可以決定軍需工廠建設的地址。關於地址問題，在各國因國情的不同，有主張集中在一安全區，有主張儘量地把工廠分散化。依據中國地理的形勢與中國產業的現勢，中國軍需工廠應建設四個中心區，一個在四川，一個在湖北，一個在廣東廣西湖南之間，一個在山西。中國何以要建立四個軍需工業中心區呢？第一是中國地大而工業尚未發達，因軍需工業的發展，將來和平工業亦能隨之發展，所以應該多建軍需工業的中心區。第二萬一中國空軍政策不能獲得速戰速決的效果，則中國放棄的地方或者相當多，建設了四個軍需工業中心區，實即含有工廠分散化的意義。鄙意的四個中心區，以四川爲第一區或名華西區，以廣西廣東湖南之間的稱爲第二區，或名華南區，以湖北的稱爲第三區，或名華中區，以山西的稱爲第四區，或名華北區。其形勢爲一摺扇形式如下：



第四區在軍事形勢上最易受威脅，故其軍需工業的設備應有限制。而第一區最爲安全，故其軍需工業的工廠設備應有以第二第三第四等區總和爲基礎的標準。換言之，第一區爲中國軍需工業最大的根據地。

中日戰爭三年有半，日本所佔的地域，尙未越過上述的限界。由此可以證明中國放棄的地方，在最常識的軍事見地來看，也認爲是應該放棄的。當然，如果中國空軍力量強大，自當別論。總之，上述的理論，是中國抗戰現階段

積極的一面。

當然，在抗戰現階段也有消極的一面。如果消極的一面根本消逝，則勝利的把握就在目前。而消極的一面，大都存在於自身方面，例如各黨各派的對立，各機關人事方面的磨擦，國民精神總動員的鬆弛，此等現象既發生在本身，所以經過有組織的處理就可解除的。關於此項任務，乃爲中國對日思想戰上一個重要的課題。

二 日本戰時經濟萎縮的真相

在抗戰現階段，我們務須認清，日本侵略中國進而滅亡中國爲日本資本主義進行中必然的階段，從而中國的抵抗日本亦爲爭取民族生存的必然的手段。如果中國不抵抗，則中國勢必淪亡，中國既經抵抗，則務須使日本侵略的能力根本失卻。

中國與日本在現階段的戰爭，決非甲午時的中日戰爭可比。甲午之戰時，中國的武力程度尙不能抵抗日本武力的程度。但在現階段，中國的武力程度足與日本的武力程度相並肩，縱有若干部門的差別，但總平均起來勝利的成分比較大。茲分析言之：現代戰爭，已演進國家總力戰爭。所謂國家總力，除了精神部份外，大致分爲四種：（1）爲國家勞動資源及兵力資源，亦即所謂人的資源；（2）爲國家軍需物資資源以及可以向海外換取軍需品的輸出所需的物資資源，亦即所謂物的資源；（3）爲國家軍需技術資源，即製造軍器的技術人員；（4）爲國家對外的支付資源（即除貿易外的外幣、外國有價證券、金銀正貨、海外投資及在外資產以及外國借款）。此種資源爲輸入海外軍輸品的必要資金。最近且有外國直接租借武器的事實。但此種關係係存在於邦交程度的密切。上述四項大體可歸入經濟戰鬪力，故國家總力戰亦可謂國家經濟戰。

關於日本戰時經濟情形，筆者以爲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八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橋爪明男對日皇所報告的「戰時經濟的真相」一值得我們的參考。蓋出於學者的報告，尤其是面對日皇的報告，乃是具有相當真實性的。茲譯解如後：

「(一)財政 由於軍事費的增加，國費顯著的膨脹，其財源不外爲租稅與國內公債，此爲日本戰時財政的特徵，結果，國債費的增加，對日本財政經濟成了巨大的負擔。

「(二)物價 生產擴充的結果，對於物資的需要增加，以及巨額軍事費的支出，故戰爭以來，物價顯著的上昇，但最近由於官民的協力，漸收物價統制的效果。

「(三)生產 由於軍需產業的擴充，日本工業生產近年來顯著的增加，但自一九三九年秋季以降，此種傾向漸次鈍化，另一方面，日本產業由輕工業中心移至重工業及化學工業中心，漸趨於高度化與廣大的經營。

「(四)物資 物資仍依存於海外諸國，特別是依存於美國爲多，今後必須由於「大東亞共榮圈」綜合的開發而圖自給自足。

「(五)消費 國民勞動者及薪給生活者的貨幣收入雖然增加，但如果將生活費的昂貴加以考慮，則可知除農民及小額所得者外，國民的實質收入卻呈低落的傾向。

「(六)人口 事變後的增加率開始停滯，此事極爲重要；另一方面，人口向大都市集中及向東北及中國新淪陷區活動，頗爲顯著。

「(七)勞働 伴隨着生產擴充，勞働者數呈顯著的增加，其中金屬機械器具、化學等軍需產業特多，勞働力不足問題依然深刻，因此工銀頗爲昂貴，另一方面，勞働者對時局認識深刻的結果，勞働爭議激減。」（見東京朝日新聞一九四〇年十月九日）

從橋爪明男底報告中，可以獲得日本戰時經濟消耗程度的測定針。即第一項財政中，承認日本戰時財政宿命的危機，其所謂財源僅賴租稅與國內公債，爲日本戰時財政的「特徵」，此「特徵」實即「危機」之別名，蓋近代戰爭，外國財政的援助，爲財政主要財源，例如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財政獲得美國的援助，結果勝利，德國未曾獲得外國財政的援助，故結果失敗；即日俄戰爭時亦然，如日本無英美財政的援助，結果未必勝利。所以橋爪氏所謂「國債費的增加，對日本財政經濟爲一巨大的負擔」，乃是日本戰時財政危機的自白，蓋在軍需資源範圍的廣大與夫民族地理的限

界之相對，任何國家在戰時，其軍需物資決不能絕對自給，尤其是在天賦資源貧弱，軍需技術不能自給，勞働力缺乏的日本，倘無外國財政的援助，決不能勝利。關於第二項物價問題，橋爪氏承認着物價的飛昇，實即說明了日本物資的缺乏，與夫惡性通貨膨脹的萌芽。第三項生產問題，即說明了國民經濟基礎的崩潰，戰時經濟如無國民經濟的存在，決不能獨立存在，蓋戰時國民生活亦須有一最低限度的保障，否則必招來社會的混亂與階級革命。第四項物資問題，橋爪氏亦明白承認依存於外國，在平時依存於美國者爲總額之半，自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戰爭勃發以來，依存於歐洲部份均告斷絕，故在現時差不多全賴美國。最近美日關係的惡化愈趨尖銳，日本雖欲經營其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內資源的自給，但一因戰區擴大而物資消耗率亦比例增加，二因「大東亞共榮圈」的幻夢愈濃，對於英美的對立的矛盾愈大，三因軍需技術決不能從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獲得，四因勞力有限，故日本物資缺乏問題實無法解決。第五項消費問題，即承認了日本已發生通貨膨脹現象。第六項人口問題，乃爲日本致命的問題，蓋因戰爭士兵大量的傷亡，寡婦的增加，婦女被動員於工場，以及勞務動員，結果體力衰弱而病死者日衆，更因生活必須品缺乏，尤其食糧缺乏而致壽命短促，結果當然生產率停滯與人口日漸減少，復有一百餘萬長征軍隊長期滯留於中國的結果，至少在三年半中停止了生育。這不但說明了日本將因兵力資源與勞動資源不足而促成戰局的失敗與經濟機構的動搖，同時也說明了日本整個民族的構成將隨長期戰爭而陷於解體的命運。故橋爪明男所云「事變後的增加率開始停滯，此事極爲重要」實爲卓見。又人口向都市集中的傾向，並不是表示經濟的生產現象，乃是表示經濟的消耗現象，蓋日本國民構成中農業佔其半數，而且貿易國的日本，其主要輸出品的生絲即由農業而來，日本要否定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而集中力量於消耗性的軍需工業的發展，乃爲日本經濟的飲鴆止渴的政策，在軍事經濟觀點上也不過是一種迴光反照，因爲戰時經濟與國民經濟必須平衡發展才能互相維持，國民經濟的否定無異戰時經濟的解體。日本國民向中國的大量移動，這對日本是勞働量的減少。關於第七項勞働問題，橋爪氏明白指出日本勞働力的不足，而

118994

工銀的昂貴，是增加軍需業勞動者的購買力，亦即促成物資缺乏更深刻與惡性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至於勞動爭議的激減並不是由於勞動者對時局認識深刻的結果，乃是由於政府高壓政策的結果。但是事實上戰爭勃發後勞動爭議事件也有繼續發生。總之，橋爪明男面對日皇的「戰時經濟之真相」之報告，是一個非常消極而也是相當真實性的報告。我們要知道，經濟體系是一個整個的東西，各部門中如有一部發生問題，立刻會牽涉到全體。戰爭是經濟的消耗，但其消耗必須有一個限界，因而遂劃為兩部，一為國民經濟，一為戰時經濟，而戰時經濟亦實即國民經濟犧牲的一部。但國民經濟的犧牲亦有一限界，如果超過限界，必然招致整個經濟機構的解體。日本現在正是走入這階段，即國民經濟的犧牲已超過了限界。

抗戰三年半來，日本經濟的消耗已如上述，此種消耗程度已威脅日本整個國力，在這裏，證明了中國三年半來長期抗戰已獲得充分的效果。因為長期抗戰主要的目標，就是要使日本經濟消耗至不能支持戰爭。我們為求更翔實的明瞭日本經濟消耗的程度，我們再由人的資源物的資源以及對外的資源各方面來作詳細的分析，作為我們抗戰的參考資料。

三 日本軍需勞動資源與兵力資源的消耗程度

據國際聯合會出版之軍事年鑑（一九三二年版）依據一九二五年日本人口調查而算出兵役年齡的日本人，自十五歲至十九歲者為二百九十八萬八千人，佔百分之二〇，自二十歲至二十四歲者為二百五十七萬五千人，佔百分之八・六，自二十五歲至二十九歲者為二百二十五萬六千人，佔百分之七・五，自三十歲至三十九歲者為三百六十八萬九千人，佔百分之二二・三，自四十歲至四十九歲者為三百六十六萬四千人，佔百分之二〇・五，以上自十五歲至四十九歲者共計為一千四百六十七萬二千人，佔總人口（男性）百分之四八・九。

復據國際統計月報調查，一九三五年十月止日本人口年齡別統計，總額為六千九百二十五萬四千人，其中男性為三千四百七十三萬四千人，女性為三千四百五十二萬人，可以動員為兵力資源及勞動資源者（即自十

五歲至四十九歲）為一千六百八十八萬九千人。茲將日本人口年齡別統計列表如後：

日本人口年齡別統計（單位千人）

年齡	總數		性別	
	男	女	男	女
〇歲至一四歲	二五、五四五	一一、八九四	一一、五五一	一一、五五二
一五歲至一九歲	六、六四一	三、三五一	三、二九〇	三、三五一
二〇歲至四九歲	二六、五〇九	一三、五三九	一三、五三九	一三、五三九
五〇歲至五九歲	五、四〇四	二、六五九	二、六五九	二、七四四
六〇歲至六四歲	一、九三一	九一七	九一七	一、〇一三
六五歲以上	三、二二五	一、三七四	一、三七四	一、八五一
共計	六九、二五四	三四、七三四	三四、五二〇	三四、五二〇

From: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L. of N. No. 10, 1939.

一九二五年兵力資源及勞動資源為一千四百六十七萬二千人，一九三五年為一千六百八十八萬九千人，可知每十年約增加二百二十萬人。一九三七年七月發生中日戰爭，此後增加率當然停止。是則可知一九三七年六月止，日本兵力資源及勞動資源總力至多為一千七百二十萬人。但其中農漁工商等業對壯丁資源最低限度的需要量必須除去，然後可知日本兵力資源的存在量。

關於日本最近勞動者的總數，據日本厚生省在一九三九年六月發表，為八百十三萬六千人，其中男性勞動者為五百八十九萬七千八百人，女性勞動者為二百二十三萬八千六百人。茲將其業別性別數字列表如後：

業別	男		女		計
	性	女	性	總	
工 業	三、〇二四・九	一、四四三・三	一、四四三・三	四、四六八・二	
農 林 業	四三三・三	三〇七・二	三〇七・二	七四一・四	

交通事業	四五二·九	五九·五	五一二·四
礦業	四二三·二	五一·一	四七四·三
土木建築業	三二八·〇	二二·三	三五〇·三
水產業	二一九·四	四一·〇	二五九·五
煤電水業	六六·四	二·九	六九·二
日傭勞動者	九四九·七	三一·三	一、二六一·〇
共計	五、八九七·八	二、二三八·六	八、一三六·四

這是最近的數字。如果與一九三〇年比較，則勞動者顯然減少。即據昭和五年國勢調查，日本職業別人口，有職業者為二千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人，其中男性為一千九百〇三萬人，女性為一千〇五十八萬九千人。無職業者為三千四百八十三萬人。當時日本人口統計為六千四百四十五萬人。由此可知日本勞動者（並非專指工人）實由一九三〇年的二千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人激減至一九三九年的八百十三萬六千人。而一九三九年為戰時經濟體制下，故此數字當為表示日本最低限度所需的勞動量。

日本兵力資源及勞動資源在中日戰爭前估計為一千七百二十萬人，除去從事於國內勞務的男性勞動者五百八十九萬七千八百人，則應存一千一百三十萬二千二百人。但其中尚有正在受大學、中學及專科教育的壯丁資源，在戰時決不會徵出作戰，故此正在受教育的一部份亦須除去。關於此項數字，可由日本壯丁教育統計中估計之。即由日本官立公立私立的中學、高等學校、大學、專科實校等在校教員及學生（男性）算出，一九三六年三月止為二百八十二萬六千五百四十人。茲列表如後：

中學校	一三、九〇八	二九〇、六五七	三〇四、五六五
高等學校	一、四三五	一七、八九七	一九、三三二
大學	六、四八四	七、六〇七	七八、〇九一
(官公私)教員計		(官公私)學生計	共計

專門學校	五、六〇五	七〇、八九四	七六、四九九
實業學校	一五、八七二	三三三、九三九	三四九、八一
青年學校	六八、〇七九	一、九〇二、八七六	一、九七〇、九五五
實業專校	二、四三三	二五、〇三五	二七、二七八

由應存一千一百三十萬二千二百人壯丁資源中除去在受教育及授學的青年教授教員及學生等二百八十二萬六千五百四十人，則尚餘八百四十七萬五千六百六十人。又體格不健及患近視者均不能入伍，而大學及專門學校學生至少有五〇%患近視者，今以十年來大學及專門學校畢業者（大約在二十歲至三十歲間）總計估為三十萬人（每年畢業者約三萬人），除去其中一半不能入伍者當為十五萬人。如此應存九百三十二萬五千六百六十人。又服務於商界者三百萬人，服務於公務自由業者一百六十萬人（均依一九三〇年之估計），此等人在戰時算可以動員半數，則亦須除去半數，於此則應存六百〇二萬五千六百六十人。

在此結論之下，可知日本在戰時能動員於直接戰爭之兵力資源，其最高度為六百萬人。

關於日本兵力資源之消耗，抗戰三年半來的數字有如後述：

據軍政部長何應欽氏的報告：「在過去三年半中，日軍傷亡之數達一百六十萬人，日本之壯丁被徵發者，已有八三%。」復據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張羣氏所著「日本大陸政策之破產」一文中曾謂：「抗戰三年中日本兵員的死傷數目，在第一期抗戰中，曾經根據日軍若干傷亡紀錄，推算日軍消耗率，最高為一百〇一萬人，最低為六十二萬人。第二期抗戰以來，最高達二百〇二萬人，最低亦在一百二十四萬人以上。」（見香港國民日報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星期時評。）

復據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月報根據軍令部直接造送之報告所編成之「各戰區戰績」統計，一九三九年全年作戰次數、斃敵、俘虜三項有如下表所示（見統計月報第四十號）。

一九三九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共計
作戰次數	二二三	五九九	七〇四	八二七	八三八	六五五	三九一	七四五	六六八	四九七	五六〇	八六一	七、七六七
敵俘	一四、〇一八	二九、三一七	三五、七九九	五四、一六四	五一、八九一	三一、八三五	三〇、五五九	二六、〇九三	二八、六四三	四二、四八二	一八、八三五	四六、四五九	四一〇、〇九五
處	五三三	八五三	八三七	一、〇六三	四八六	二七一	七二	五三五	四六〇	一六七	二九八	三八四	五、九五九

即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十二月全年累計，日軍死亡者達四十一萬〇九十五人，被俘者達五千九百五十九人。統計月報所指斃敵，旁註之英文為 *enemies killed*，俘敵譯以 *enemies captured*，可見傷敵尚未估計在內。蓋敵軍之傷者，大概被昇回，故不能統計。但其中必有因傷而死者，亦有敵屍被昇回者，尚未計算在內。本來軍事當局對於敵國軍隊的傷亡人數報告，時有偽瞞性或宣傳性的，但根據我國軍事當局的報告，深信有相當的可靠。現在我們僅依據一九三九年斃敵人數以為推算的標準，則三年半來斃敵人數當在一百四十三萬五千三百三十三人。傷敵以半數計，亦當在七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六人。俘敵當為二萬〇八百五十六人。以上日本兵力資源消耗共計約二百十七萬四千人。

根據張羣氏所估計的數字加以平均，即第一期最高一百〇一萬人與最低六十二萬人的平均為八十一萬五千人，第二期最高二百〇二萬人與

最低一百二十四萬人的平均為一百六十三萬人，則共計當為二百四十四萬人。

今筆者以統計月報為根據之推算，張羣氏報告之平均，以及何應欽氏之報告三者總平均，則當為二百〇七萬人。這樣看來，抗戰三年半來，日軍兵力資源消耗額至少有二百萬人。

自中日戰爭三年半來，日軍已傷亡二百萬人。則其最高度當減至四百萬人。在抗戰現階段，日本在東北之駐軍估為三十萬人在中國本部戰場者估為一百三十萬人，則在國內可供兵力資源補充者僅餘二百四十萬人。如果中日戰爭繼續四年，而其消耗率與前三年半相等，則僅餘約二百四十萬人，必須完全動員於中國戰場，同時死亡與傷殘當為二百三十萬人。殘留於中國者（包括東北）當為一百七十萬人，而此等軍隊平均當在四十歲至五十歲間的老子軍了。總之，我國如果繼續再作四年至五年的長期抗戰，則日本縱有大量的軍需準備，但在日本兵力資源缺乏之一點上，亦必失敗無疑。那時富士山頂的雪蓋，將象徵全國青年寡婦之白帽了！關於這個事實，橋爪明男教授也已面對日皇警告着了。

壯丁資源隨兵力資源動員與消耗的結果，其存在量愈趨低減，因之勞動力不足問題，成為日本現階段主要的問題。很多日本經濟雜誌都在鬧着勞働不足的呼聲。例如日本美濃口時次郎氏在「改造」雜誌發表「人的資源與國勢調查」一文，對於日本勞働資源之不足，有如下事實之舉例：

「軍需產業是主要依存於十五、六歲至三十歲間的青壯男子勞力的一種產業。但據筆者親自調查，最近因勞力不足，軍需工廠的勞働者，已將年齡提高，即自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中年人了。而況女子代用程度，並不如外間喧傳之大。中日戰爭的現時，青壯男子多數送往前線，故欲達產業再編成之目的，事實上極為困難。」讀此美濃口時次郎氏的報告，不必提出數字，已可知日本勞働資源缺乏的程度如何深刻。

四 日本軍需資源及軍需技術缺乏的程度及其輸入的困難

入的困難

世界主要國軍需資源自給力表

資源	日本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蘇聯	中國	印度	澳洲	紐西蘭	南美洲	非洲	中東	其他
棉花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羊毛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橡膠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錫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鉛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鋅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銅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鐵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鎳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鉀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石油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煤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硫磺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硝石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磷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鹽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錳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鉻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鎢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雲母	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from: Raw Materials and Colonies,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1936, p. 25.

日本軍需物資資源供給力程度，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測定：第一，根據英國皇家國際事務院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出版的「原料與殖民地」(Raw Materials and Colonies) 一書中載有「世界主要國軍需資源自給力表」對於日本帝國軍需資源自給力有如下明白的圖解。

即大半不足者為錫、鐵、礬、鎳、鎂、汞、石油、磷、鉀、鉛、橡皮、棉花、羊毛、亞麻、黃麻、纖維、大麻、馬尼刺麻、植物油。一部不足者計有鐵、鋁、鋅、錳、鎢、鉬、鉍、石、棉、西、沙爾麻、木材等。自給自足者僅銅、煤、黑鉛三種。過剩者則惟硫磺與生絲二種。日本軍需資源之缺乏程度，由此可見其可憐。世界擁有軍需資源最為豐富者，惟有英帝國集團、美國集團以及蘇聯，但此三國在現階段，縱以貿易的方式，亦無供給日本的可能。蓋一因日本無此國際購買力，二因三國或在準戰

時，或在戰時，故均在禁止軍需運出。三因日本對中國侵略所招來對三國的
政治矛盾。

在抗戰現階段，日本明朗的友國為德國及意國，但德國軍需資源原頗
缺乏，本國尚須依賴他國供給，自無供給日本的可能。意大利所缺乏之軍需
資源，大半正為日本所缺乏者，日本自無依存意國之可能。

復據日本資源整理調查局出版之「軍事產業資料」五卷五號所載，
日本軍需資源自給力有如下述：

- 無生產能力者（包括殖民地）計有橡皮、錫、羊毛等。
- 自給力僅及一〇%至一五%者計有棉花、錫、汞等。
- 自給力達二〇%者計有鉛、鉀、鹽、錫等。
- 自給力達四〇%至五〇%者計有石油、鋁、鎳、錳等。
- 自給力達六五%至七〇%者計有機械類、藥品類。

僅在常態時可以自給，在戰時不能自給者為食糧品、鐵及鋼、煤、硫磺、鉛、錫、雲母。

可以完全自給者僅有鐵、銅、硝酸鹽等。

這樣看來，日本軍需資源可說大部份不足。

再據佐藤貞次郎及竹內正已合著「滿蒙資源論」中所列日本重要
供給表，凡缺乏一〇%者計有生橡皮、鉛、錫。缺乏九〇%至九九%者計有
羊毛、鉛、鎳、銅、磷、獸脂。缺乏八〇%至八九%者計有棉花、皮類、銹鐵、錫、鐵
油。缺乏七〇%至七九%者計有鐵、原油、汽油。缺乏六〇%至六九%者計
有錳。缺乏五〇%至五九%者計有麻紗、油種。缺乏三〇%至四〇%者計有
小麥、大豆、煤。缺乏二〇%至二九%者計有鹽、汽油（比重〇・三七〇以下）
缺乏一〇%至一九%者計有皮革類、木材。缺乏三%至九%者計有砂糖、鋼
材。可以自給者為生絲、米、銅、錳、硫磺、吡叻、魚油、水泥。

由於軍需資源的天賦缺乏，以及軍需技術的不能自給，所以對於貿易
成爲戰時經濟上主要的活動。中日戰爭勃發後，日本對外貿易的數字有如
下表所示（單位千圓）

日本戰時對外貿易表

年	對第三國 (即純國際)		貿易對所謂日德集團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一九三七年	三,三四五,二七二	二,三八四,一五九	一,六一〇,一三三	四三七,九〇五
一九三八年	二,〇九九,二八六	一,五二四,一三七	五七五,一四九	五六四,〇五一
一九三九年	二,二三四,六九三	一,八二九,二六七	四〇五,四二六	六八二,九七三
一九四〇年一—八月	一,七九三,〇〇〇	一,一四九,〇〇〇	六四三,〇〇〇	六三一,〇〇〇
			一,三四五,〇〇〇	九一三,〇〇〇

(附註：筆者本來很歡喜參考日本東洋經濟社出版的 The Oriental Economist 即英文東洋經濟月報，因為其統計數字比較正確而豐富，那是日本唯一的對國際經濟宣傳的月刊。在本年遂不對了，關於貿易報告的圖別，奉大藏省令而不再刊載，同時卻又把數字弄得很錯。在這裏，可知經濟數字戰使日本出其最後的手段了。筆者除了把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材料仍引用此月刊外，一九四〇年的不能不從別地方找材料了。因為如果照此刊物的數字，則日本本年度對第三國貿易不但平衡，而且有出超了。

依據上表所示，可知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八月止，日本對第三國貿易額輸入累計為九十四億七千二百二十五萬一千圓，輸出累計僅六十億八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圓，以致入超額四年來達二十六億八千四百六十八萬八千圓。輸入額達九十五億圓，即表示日本軍需品及原料的不足。入超額的發現即表示日本對外支付資源除了商品輸出外尚感巨量的不足。在這裏可知，日本如無戰時對外貿易的輸入，則不能支持戰爭，又如果無法填補此入超，則戰爭實力至少缺少一部，以入超額對輸入額比例來看為百分之二七，故入超額如無其他對外支付資源補填，則日本戰鬪實力至少要打七折。至對日圓集團的出超所得並非外國貨幣（除了極少部份法幣外）故不能為對外支付資源，而且反表示日本物資缺乏的一原因。

日本戰時對外貿易輸入的增大，是表示日本軍需資源的缺乏，也是表示日本軍需技術的貧困。對外貿易入超的增大，是表示日本除貨物輸出外，尚須其他對外支付手段填補，否則不能維持軍需的輸入。此種對外支付手段例如黃金、外國有價證券、外國借款等。但日本在外國有價證券在國際收支表上既佔着極小地位，同時支出還超過收入，故事實上即使全部動員，也

至多在五千萬圓左右，而且老早已經用完了。外國借款至今未有分文到手，而且舊的外債繼續在償付，以致外匯上非常吃緊。唯一的手段祇有以黃金輸出，但亦有限度，至今已差不多沒有存金了，現在祇靠着新產金，可是新產金微乎其微。關於此點，留在後面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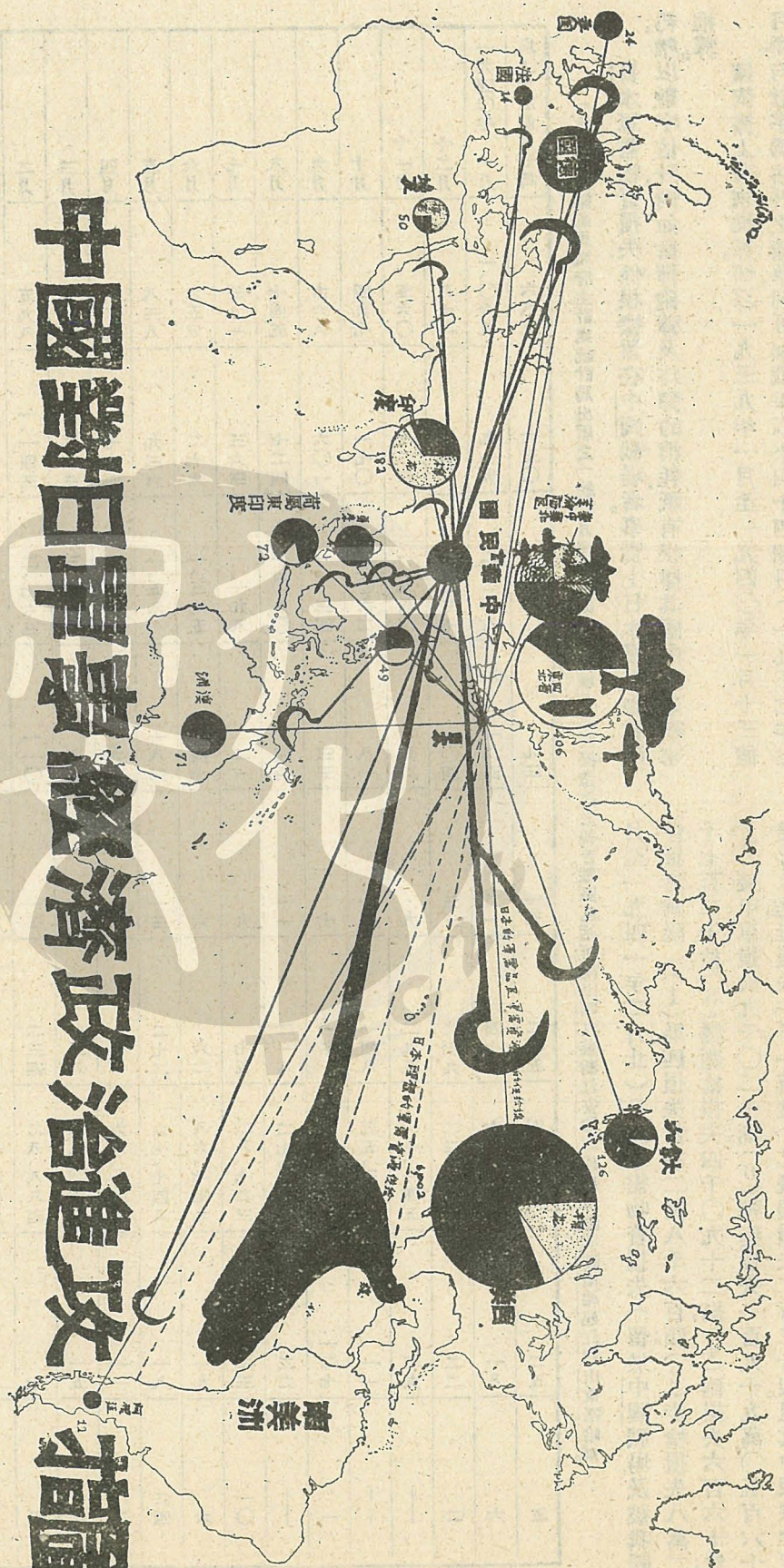
自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新戰爭勃發以後，日本海外軍需品及原料輸入大見減少，尤其是依存於歐洲部份的軍需品，其輸入幾乎完全斷絕。日本因此轉變政策，集中依存於美國。但自歐洲戰局在一九四〇年夏變動後，美國援助英國積極化，對日軍需供給漸減，至最近因日本在遠東與美對立尖銳化，故日本軍需對美國的一根依存線時刻在動搖中。茲將一九三九年日本對外貿易的概況列表如後，同時指示了中國對日政治經濟的指標。

下表中黑色部份（除去中日兩國標記）均為軍需品或軍需原料，在歐洲方面，大都為軍需品，在菲洲大洋洲亞洲方面大都為軍需原料，在北美洲方面，軍需品及軍需資料均有。自歐洲戰爭勃發後，日本對美依存率更大。以貿易價額來計，日本由美國輸入額達十億〇二百萬圓，由印度輸入額為一億八千一百萬圓，由加拿大輸入額為一億二千六百萬圓，由德國輸入額

中國對日軍事經濟政治進攻之指圖

爲一億四千一百萬圓，由荷印輸入額爲七千二百萬圓，由澳洲輸入額爲七千一百萬圓。

歐洲戰爭後，美國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及美洲一帶殖民地及自治領，都入戰時經濟狀態，軍需原料輸出有限制或禁止的實施，故日本欲向南美洲方面發展，一方面爲求南美洲之外匯，一方面則求南美洲之軍需資源。圖中所示巨手，即表示我國當局應利用外交戰手段來阻止日本此種政策的進



行。圖中所示長鉤，即表示我國當局應利用政治外交手段來加以切斷。蓋各對象國均爲供給日本軍需原料及軍需品的國家，其中美國最多，故對美國的外交活動，更須努力。

外交戰在現代戰爭亦構成國家總力戰中一重要部份，在消極方面，爲求各國對敵國不供以軍需品原料及財政援助，在積極方面，爲各國對本國供以軍需及財政協助。

日本戰鬪力基礎實全賴外國，蓋如無軍需品及軍需原料輸入，日本即無法戰爭。我國外交戰如果能達上述目的，即將各國對日軍需供給線完全切斷，則中國可以兵不血刃，而將日本武裝全部解除。

一九三九年全年及一九四〇年一月日本軍需物資損失統計表

一九三九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九四〇年	一月	以上十三個月平均
作戰次數	二二三	五九八	七〇四	八二七	八三八	六五五	五九一	七四五	六六八	四九七	五六〇	八六一	一〇六八	一〇六八	六八九
馬匹損失	一一五	一一四三	九一三	七七四	九三六	二七六	三六三	七二四	六〇一	一七〇	七二三	七九一	九一九	九一九	六五〇
步槍損失	一、四七四	二、七六三	三、九六三	二、〇一三	一、五八七	一、五七五	一、一九八	二、〇九〇	一、一三四	二、〇六二	一、九四〇	一、四三七	二、二〇八	二、二〇八	一、八八〇
機關鎗損失	五八	一一〇	四七	九九	一八三	四七	二一	四四	三三	八一	五二	一〇四	一二四	一二四	九三
砲損失	一五	一三	一二	二五	一三	六	九	一一	七	一四	九	三五	二一	二一	一五
裝甲車損失	一三八	二三四	一五八	一七一	二七三	六二	七五	二一八	一四一	一四八	二九五	二七九	四七七	四七七	二〇五
彈藥損失	一、〇七九	二、八八四	八三、〇六八	六八、九三四	六七、七四八	八六、七七九	二八、七二三	二七、〇六四	四〇、一六一	五五、三九八	七、一四五	二三、七六六	六六、三五七	六六、三五七	四五、〇四〇
船艇損失	二	七	一五	一一	一八	一九	二三	二二	一一七	一一	二九	二二	一八	一八	二五
飛機損失	—	—	—	—	—	—	—	—	—	—	—	—	—	—	—
其他損失	—	—	—	—	—	—	—	—	—	—	—	—	—	—	—

(本表係根據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出版之「統計月報」其原根據為軍令部直接造送之報告。戰區包括河南山西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湖北湖南福建江西山東察哈爾。

日本軍需物資損失，係根據留在中國戰場者。事實上日本軍需物資消耗，難以數字估計，例如槍彈砲彈及炸彈的消耗，祇有根據其國內生產額來推算。

僅依據上表來推算，即以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個月平均數字為估計之標準，則可知戰爭以來四十四個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現在來看日本物資直接受戰爭而經我國所明白的消耗程度。即據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月報所載，有如下表所示。

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止)日本軍需物資損失(留於中國戰場及被我國俘獲者為限)：(1)馬匹損失當在二萬八千六百頭；(2)步槍損失八萬二千七百二十枝；(3)機關鎗損失四千〇九十二挺；(4)砲損失六百六十尊；(5)裝甲車損失九千〇二十輛；(6)彈藥損失一百九十九萬〇五百六十發；(7)艦艇損失一千一百艘；(8)飛機損失二百二十架。但其中戰爭年度

有劇烈及不劇烈之別。例如第一年度戰爭最為劇烈，日本艦艇及飛機損失每月平均決不會如一九三九年度之少。故上述之統計僅可為一種參考資料而已。

五 日本對外支付資源的貧乏

日本因軍需技術與軍需資源不能自給，其對外依存率在價額上推算須達百分之七〇左右，故欲維持其軍需供給，必須求對外貿易差額的平衡。但已如前述，自戰爭三年餘，日本對外貿易入超額每年出現，計一九三七年入超額達九億二千四百五十九萬八千圓，一九三八年入超額亦有五億七千五百十四萬九千圓，一九三九年有四億〇五百四十二萬六千圓，一九四〇年一—八月計有六億四千三百萬圓。一九四〇年一—八月為推算標準，則一九四〇年度入超額當達九億六千四百五十萬圓。

由此可知，日本除以商品輸出外，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止，尚有入超額累計二十八億六千九百六十七萬三千圓。此巨額入超的出現與繼續及其增加，是證明日本限制輸入政策，獎勵輸出政策，連鎖制度政策等所謂諸戰時貿易政策完全歸於失敗。日本為求填補此巨額入超，惟有以黃金現送。

依據日本前大藏大臣（財政部長）青木氏在一九三九年關西銀行大會中報告，日本自中日戰爭勃發至一九三八年止，以黃金輸至外國計達十五億二千萬圓。查一九三七年及一九三八年兩年入超額共計十四億九千九百七十五萬圓，由此可證明日本除以黃金輸出填補入超外並無他策。根據美國聯邦準備月報調查，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日本對美黃金輸出額有如下表所示。

日本黃金對美輸出統計（單位千美元，以每一盎司純金值美元三十五元換算）

一九三七年	二四六、四六四
一九三八年	一六八、七四〇

一九三九年	一六五、六〇五
一九四〇年一—十月	八六、二九〇
一月	三七、六八〇
二月	四、九一九
三月	五、七九七
四月	四、七一〇
五月	四、七四三
六月	三、三九九
七月	—
八月	—
九月	一三、二二八
十月	一一、八一五

(From: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Dec. 1940, p. 1329)

以上共計六億六千七百〇九萬九千美元，以一九三七年日本對美匯率二八·七二四（即每百圓換美元二十八圓七角二分四）伸算日圓為二十三億二千一百五十萬圓。

日本對外貿易對美為最大，尤其輸入方面佔五〇%以上。茲將戰爭勃發後日本與美國的貿易數字列表如後（單位千圓）

一九三七年	日本由美國輸入	六三九、四二八	超額	六三〇、一一四
一九三八年	日本由美國輸入	九一五、三五四	超額	三九〇、〇二三
一九三九年	日本由美國輸入	一、〇〇二、三八四	超額	三六〇、八七五
一九四〇年一—三月	日本由美國輸入	三五一、七五三	超額	二五五、一三四

即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第一季止，日本對美國貿易入超額累計已達十六億三千六百十四萬六千圓。一九四〇年三月以降日本大藏省

119002

已中止發表對外貿易國別統計數字，故無從獲知。但以第一季為估計標準，來推算一月至十月的入超額當為八億五千〇四十五萬圓。由此可知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十月止日本對美國貿易入超額累計為二十二億三千一百四十六萬二千圓。此入超額與對美國黃金輸出額二十三億二千一百五十萬圓相差無幾，可知日本對美入超完全以黃金補填。

日本因搜集黃金，作為填補入超用，已將日本國家銀行之日本銀行金準備動員了一部份。有人說事實上已經全部動員，不得而知。茲將日本銀行金準備與發行額對比如後（單位千圓）

年份	銀行券流通額最高	金準備額	銀行券增加額（比前年）	金準備額對流通額%
一九三七年	二、三九九、〇七八	八〇一、〇〇一	—	三二·五五
一九三八年	二、八五八、六〇九	八〇一、〇〇二	四五九、五四〇	二八·〇二
一九三九年	三、八一七、七五二	五〇一、二八七	九五九、一四四	一三·一三
一九四〇年	四、九三〇、一三九	五〇一、二八七	一、一一二、三八七	一〇·一七

(The Oriental Economist Feb. 1941 "Bank of Japan Monthly Statements")

即據日本銀行自己之報告，其準備金已由一九三九年的八億〇一百〇〇二千圓減至一九三九年的五億〇一百二十八萬七千圓。直至一九四〇年最近止，尚無增加。雖然在銀行券流通額急速增加的將近五十億圓的一九四〇年。這即是說，日本為填補入超，至低限度已將日本銀行的準備金二億九千九百七十一萬五千圓動員而輸往海外了。

因金準備受動用而減少及銀行券流通額為充戰費而增加。這兩個相反現象交叉的結果，是準備率的漸趨降低。即一九三七年準備率尚維持三二·五五%，至一九三八年即降為二八·〇二%，至一九三九年再激降至一三·一二%，至一九四〇年則竟降為一〇·一七%。這樣可知為填補累年的入超，已快使日本銀行的銀行券統統變為無準備的紙幣了。這是對外國關係戰費財源的不足，加速國內惡性通貨膨脹的一個原素。

欲知日本的金輸出能力，必須從其存金量新產金量中計算，從存金量

方面來看，一九三〇年日本內閣統計局調查國富推計額中，全國所存的金銀換算價額（其中大部份為黃金）為九億一千七百萬圓，但其中不包括政府的存金。據日本金融事項參考書所紀，一九二九年三月終，日本政府所保有之金正貨額為十一億七千八百萬圓。其中政府所存於海外者為九千一百萬圓，日本銀行所存者為十億八千七百萬圓，即為該行的金準備。由此可知在一九三〇年左右，日本全國合民間及政府的存金，共計約二十億圓。此外日本每年所產的新金，因消費於每年平衡國際收支上，故所餘無多。一九二九年日本銀行金準備原有十一億七千八百萬圓，但至一九三七年七月降至四億九千八百萬圓，可知其中六億八千萬圓黃金已動員為填補入超用。蓋自一九三一年九月東北事變後，日本向外購買軍需品所需外匯激增，遂不得不動員金準備。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銀行金準備增加了三億日圓，合原來數額為八億〇一百萬圓。但據說並非量的增加，而是以價值減低每圓所含的純金量而換算，故僅為名義的增加。這裏，我們可以明白，日本存金量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即中日戰爭當時，共計約十四億一千五百萬圓。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度產生量算其為一億圓，則共計十五億一千五百萬圓。但此數額至一九三七年終止，因運出海外八億六千萬圓，故存在量至此時止為六億五千五百萬圓。再加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度新產金一億圓，則為七億五千五百萬圓。

但另有一說，日本銀行準備金原為十一億七千八百萬圓，在中日戰爭時即動員八億六千萬圓，備作海外軍需購買資金。因數字相同，似有可信之處。今假定此說為正確，則一九三七年終止，日本黃金（包括一小部份銀）存在量為十六億一千五百萬圓（包括一九三七年新產金）。

至一九三八年終，又運出黃金六億六千萬圓（一九三七及一九三八兩年黃金輸出數字係據日本前大藏大臣青木氏報告）但同時應再加新產金約二億圓，照一九三八年終止日本存金量當為十一億五千五百萬圓。

一九三九年日本對外貿易入超額為四億〇五百四十二萬六千圓，雖無日本財政當局報告，但自必以黃金填補無疑，可知至一九三九年終止，日

本存金（另加新產金二億圓）爲九億四千九百五十七萬四千圓。

至一九四〇年一月一八月，入超額累計爲六億四千三百萬圓，平均每月入超八千〇三十七萬五千圓，一九四〇年全年度入超估計當爲九億六千四百五十一萬圓。一九四〇年產金量估計爲二億五千圓，連內一九三九年年終存金當爲十一億九千九百五十七萬四千圓，除去一九四〇年度爲補入超而輸出九億六千四百五十一萬圓，則僅存二億三千五百〇六萬四千圓。

由此可知，一九四一年度日本貿易入超額填補問題將難以解決，蓋一九四〇年所存二億三千五百〇六萬四千圓，一九四一年度算其新產黃金二億五千圓，則合計僅爲四億八千五百〇六萬四千圓。假如入超額與一九四〇年同，則尚不足四億七千九百四十四萬六千圓。

關於日本產金依據英國「經濟學者雜誌」觀察，即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號該誌曾有如下的評論：「日本金準備一路減少，而日本國內產金額每年尚不足二億圓。日本欲長期維持對英匯率一先令二便士，決不可能。」（The Economist 28, Oct. 1938.）

日本黃金輸出能力至一九四一年已不能支持，此外的方法惟有求之（1）外國借款即國際信用援助；（2）動員外國有價證券及外國貨幣；（3）動員海外資金但事實均無可能。

先來看外國借款，中日戰爭三年半來，日本與上次歐洲大戰時的德國相同，外借分文未得。不但外借分文未得，還要把舊有外債債本及債息按期付出，因之更增重其對外支付上的負擔。即一九三五年六月止日本外債累積額爲十三億一千五百六十三萬九千圓（其中爲美國英國及法國債）及至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止已減至十二億四千五百〇五萬五千圓（見The Oriental Economist: "Bonds and Notes Outstanding", August, 1940 & February 1941.）即戰爭三年半來，日本財政當局尚須支出外債債本及債息七千〇五十八萬四千圓，由此可知日本非但不能依借款而填補貿易入超，而且更因付還外債本息而使惟一填補入超手段之黃金存在量上，平均每年要扣去二千〇一百六十七萬圓，故一九四一年終止日本存

金量估計四億八千五百〇六萬四千圓，尚須扣除外債負擔額九千至一億圓。如此存金量至一九四一年終實僅三億八千五百〇六萬四千圓。

再來看外國有價證券及外幣，日本外匯管理在平時已相當嚴密，國內人民持外國貨幣者甚少，故無動員的必要。關於外國有價證券，從日本一九三六年底國際收支表中（戰後日本國際收支無報告）在收入項中外國證券利息及紅利等計三千四百四十二萬五千圓，其中包括外國國債利息一千六百〇八萬九千圓，外國地方政府公債及公司債利息六百十八萬五千圓。外國股份紅利一千二百十五萬一千圓。但在支出項中，對外國人所持日本證券利息及紅利支付額，爲一億二千一百〇七萬圓。兩者收支差額達八千六百六十四萬五千圓，即收入不足支付，更談不到動員。作算外國證券全部售出，恐仍不足以作對外國人所持日本證券所應付的利息及紅利。

第三，來看海外資產，關於日本僑民匯款，一九三六年僅九千一百〇一萬八千圓，海外事業純益爲一億二千一百三十三萬五千圓，此二者爲海外事業及勞務利益，共計二億一千二百三十五萬三千圓，可是此等利益大部份在中國及東北四省，自中日戰爭後，當然大受影響。戰後淪陷區中國銀幣不能換取外匯，自然已失對外支付價值。

海運收入與海運支出差額，本有約二億圓的收入超過，但戰爭後日本海運轉爲軍需運輸，此種餘額當已失去。外國人在日本消費，本有約一億圓收入，但在戰時旅行日本觀光者激減，最近更因外僑紛紛由日本撤退，此舉收入亦已無望。由此可知，日本貿易對國際收支，支出超過收入，毫無疑問，自然無力填補入超。

六 中國國民精神總動員爲迫切任務

總之，中日戰爭三年半來，從國家總力戰上數字的清算，不論在兵力資源上，軍需物資資源上，軍需技術資源上，或對外支付資源上，日本都已進入枯竭的階段。問題的根本上，是在於日本人口與物資天賦的有限。在抗戰階段，重點已在對外交付資源的獲得戰上，因爲雙方都是技術不能自給的國家，過去所存儲着的軍需品，差不多完全消耗盡了，加之日本軍需原料資源

對外依存率愈趨增大，所以日本對外支付資源在現階段特別重要。可是與抗戰現階段並行着的國際形勢現階段對於中日對外支付資源的獲得戰上，已經決定了日本失敗的命運。蓋中國國際信用的增強，華僑資金大量的存在，輸入貿易繼續地增加，其中尤其是政治借款的獲得與國際對華武器的租借之可能，中國在這重點充滿了勝利的希望。這些事實，都說明中國抗戰積極的一面。即縱令中國國共貌合神離，縱令中國各黨各派同床異夢，縱令中國政府內部有貪污的存在，縱令封建政客在淪陷區組織偽政權，縱令中國財政上一部份財源被日偽劫去，縱令一般貪利金融家操縱法幣黑市場，縱令一般貪官污吏奸商富豪等輩以資金向海外逃避，但祇要維持着如現階段無國內軍事的對立，則中國的長期抗戰也可獲得最後的勝利。問題是抗戰的時期比較地長久，抗戰勝利後，建國工作未必能順利地完成。

這就是說，憑着抗戰三年半來的經驗，從日本國家總力消耗點來看，中國縱令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無如何改革，也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即中國在抗戰現階段縱有消極的一面，但消極的一面對於抗戰全體，無如何重大的損害。因為積極的一面已經肯定了消極的一面。祇不過這理論僅限於中國抗戰的階段。對於中國建國的階段，則不能適用。

中國對日長期抗戰是中國民族革命或國民革命的階段底任務，但決不是革命的目的。即中國決不能以戰勝日本即認為革命的目的已達。國父孫先生遺留我們最大的遺產，是一部中國國民革命最高指導原理的「建國方略」。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是遵照國父孫先生底「建國方略」來完成建立新中華民國。

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在現階段，雖然維持現狀，亦能獲得對日抗戰最後的勝利。但我們認為，如果能把抗戰時期縮短，如果能夠改進抗戰效能，如果能夠奠定建國基礎的抗戰行動，有此種可能的傾向時，我們就要找尋其可能的實現性，有此可能的實現性時，我們就要使其具體地實現。

筆者認為，中國在國家總力戰上，關於物的條件，卻非常充分，這是天賦中國的幸運。例如兵力資源及勞働資源大量的保有，軍需物資資源與民需物資資源巨量的儲藏與產生。加之國際環境的優勢，國際購買力也能維持

適當的水準。但是，在精神方面，不能不遺憾的是太過貧乏。從教育的程度來分析。

(1) 受高度教育者 (A) 為貪官污吏 (B) 為破壞物價政策及金融政策的好商 (C) 為逃避抗戰的青年 (D) 淪為漢奸集羣 (E) 另組政黨
(2) 受中等教育者 (A) 一般普通奸商 (B) 在偽政權為二三等以下的走卒。

(3) 未受教育者 流為放火箭類的小漢奸。

實在中國雖未到達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階段，但中國國民人生觀已資本主義化。他們（當然指一部份）重視物質，輕視精神。最近日本「東亞」雜誌曾有一文謂：「中國偽政權一羣中，真正為「和平」者僅佔百分之〇。中間派佔三〇%。為飯碗問題者佔六〇%。」

先從暗殺手段來講，在民國紀元前即中國民族革命初期階段，從事暗殺者為革命志士，純粹為正義為愛國愛民族的心理出發；但現在從事暗殺者，成為一種買賣，即錢多即能購買暗殺。再從一般小政客來講，即所謂「和平派」與「抗戰派」（假定的分界），如果一方以較多的金錢來收買，則兩者之間均無不可。為的他們手下有一些「羣衆」之類，雙方都來收買。所以「東亞」雜誌的分析，實在相當正確。此等人物，至少都受過相當的教育。當然，更有所謂大官高吏，也不乏此類人物。南京第一流漢奸即是。這樣以「抗戰」為買賣，以「和平」為商業，其中所存在的是什麼？金錢是私利！

中國在現階段，有許多經濟學家經濟界人都走往偽政權的傘下。有許多國民黨黨員也走往這條路去，以致有許多流氓乞丐之流也在做着放火箭的漢奸去了。在這裏，證明他們並無民族意識的存在，他們的眼睛首是金錢。一萬元一月的是上等漢奸，一千元一月的是中等漢奸，一百元一月的是下等漢奸，十元一月的是起碼漢奸，這是「和平派」的一面。

在「抗戰派」的一面，純粹以抗戰救國為己任者當然佔多數。但有的在一面在勸人節約儲蓄，一面把自己所有的財產變為外匯或金銀而設法送往外國。有的一面在喊「抗戰救國」，一面則大做外匯生意，經營走私。至於

一般擁有相當資產的國內或國外或在特殊區的所謂富翁（包括商人政客）對於戰時財政的國庫，不願協助。

中國並不是沒有抗戰的實力，乃是缺乏抗戰的真正精神。假如抗戰的全國資源與抗戰的全國精神等量的動員，則中國的對日抗戰，猶如巨石的對於一個雞蛋。

以中國五億人口對日本七千萬人口，以中國一萬億元價值的國富對日本一千億圓價值的國富，以中國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日本三十八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以中國五千年文明的歷史對日本二千年文明的歷史，竟戰爭了三年半的長期，豈非違反了天理。

中國不是不能短期戰勝日本，而是中國朝野不願在短期中戰勝日本。中國抗戰資源的巨大，實可驚人。即以一千萬華僑來算，假如每人每年平均可以一百元獻給國庫，則即有十億元的對外支付關係的戰費，就可以購買飛機四五千架（每架算其由二十萬元至二十五萬元）假如以二百

羅斯福與邱吉爾

一個人的缺憾來自他的時代，而他的德性和偉大則屬於他自己。

——哥德

羅斯福和邱吉爾，不只是兩個人，而是代表着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國家。他們的事業說不定會影響到世界每一角落，每一部分人，甚至還會影響得

到今後的許多世紀。

他們兩個人，一個生在新大陸，一個生在舊世界（照歐洲人的說法）但前者有歐洲的血統（羅的上代是一六四九年由荷蘭遷往美洲的），正如後者也有新大陸的血統（邱的母親是美國紐約富商的女兒）一樣。他們有着不同的背景，代表着不同的利益，抱着不同的理想，卻朝着共同的目標——最周知的，是打倒納粹的世界秩序。

元繳納國庫，則即可購買飛機一萬架，假如在抗戰前夕即有此行動，則日本也決不敢侵犯中國一寸土地。

日本的建築都是木屋，地下的煤氣管都是炸彈的導火網，地方面積既小，人口與建築集在一處，軍需工業及一般工業所在均為顯著的地方，但抗戰三年半來，中國沒有一顆炸彈送往日本的土地。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兩黨黨員假如全部動員為勞働力，則中國生產力不知增加多少。

中國淪陷區羣衆如果組織起來作有計劃的破壞工作，不知增加日本統治的困難多少。

中國失卻了靈魂，但中國沒有失卻軀殼。但如果靈魂永不甦醒起來，則連軀殼也要失卻了。

加緊中國精神總動員，是抗戰現階段主要而迫切的任務！起來，中國的靈魂！

丘瑾璋

他們兩個都是命運的寵兒：邱吉爾的祖父約翰邱吉爾，被封為馬爾郡公爵，做過愛爾蘭太守，父親蘭道爾夫邱吉爾做過財政大官，是當時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母親是社交界負盛名的羅斯福，生於新興的美國，沒有這類貴族的門閥，卻也是出身於富有的家庭，而在拜金的國度裏，富有的家庭便是新貴族。羅的曾祖父是個大糖廠主人，做過紐約銀行行長。祖父則在鄉間經營農場。父親在紐約營業，做過鐵路公司的副經理，積有三十萬美元的財產。羅所繼承的產業每年有五十萬美元的進款，他的母親的還不算。母家的上代比羅家還更有錢有名。她年輕的時候，還被邀赴法國宮廷，見過拿破崙第三和皇后呢。此外，羅斯福還佔了點便宜，便是他有個遠房的叔父狄奧多羅斯福總統，主持過他的婚禮。他後來競選時，人們還當他是老總統的兒子，而